

赤 诚

永远的战士朱彦夫

曹建文 著

一个坚守革命信仰高于一切的钢铁战士
一个终生抱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共产党员
一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山东人民出版社

赤 诚

永远的战士朱彦夫

曹庆文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赤诚/曹庆文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29-4501-6

I. ①赤… II. ①曹…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3477 号

赤 诚

曹庆文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插页 / 2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501-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冲锋陷阵的硬汉子

艰辛的童年·····	3
战场上的宣誓·····	13
坚持就是胜利·····	24
为烈士点名·····	33
血染的风采·····	41
雪地上的黑点儿·····	50
活着的烈士·····	56

第二章 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梦回山村·····	63
母亲吓坏了·····	68
沉重的琴声·····	72
不屈的蜗牛·····	76
从吃饭学起·····	81
四个字写了半小时·····	85
再度失踪·····	89
突然降临的爱情·····	96

第三章 造福一方的带头人

深夜里的黑影·····	105
润物细无声·····	109
特殊的图书室·····	114
外甥街头奇遇记·····	118
犟牛钻进了赶牛沟·····	123
梭背岭翻车·····	128
用生命换来的水井·····	134
奇怪的拜年队伍·····	144
“老子打的是联合国军”·····	149
他一次罚站四个小时·····	155

第四章 感天动地的记录者

为了战友的临终嘱托·····	163
三张稿纸的风波·····	168
最难也难不过写书·····	173
用心将笔藏起来·····	177
被吓哭的外孙女·····	182
小兵的标准军礼·····	185
老兵的眼泪·····	189

第五章 言传身教的好父亲

“不要啥事都麻烦组织”·····	195
又一次欺骗孩子们·····	200
晒了一万多斤地瓜干·····	205
“你收下钱，咱就烧”·····	209
四个青玉米·····	213
捡到的芥菜苗·····	216
学雷锋能要报酬吗·····	221
爸爸妈妈的两件宝·····	225
儿子的食言·····	229

第六章 义薄云天的传道者

上千场报告的报酬·····	237
他在讲台上休克了·····	243
“你也是红嫂啊”·····	249
给女儿补上的嫁妆·····	259
登上了泰山极顶·····	265
想和妻子说句“对不起”·····	270
永远的钢铁战士·····	275

第一章 冲锋陷阵的硬汉子

艰辛的童年

沂蒙山，层峦叠嶂，峰回路转。

在这大山深处的沂源县南部，有个叫张家泉的小山村。一百来户人家，分散在六座山头，过去是个名副其实的乱石窝子。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进不来、出不去，吃不饱、穿不暖。村里不管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压在头顶的只有一个字——“穷”。1933年7月6日，朱彦夫就出生在这个乱石窝子的一间石屋子里。

那是一个湿热的雨季。山区的夏天怪异得很，晴天，脚下的石头仿佛要被烈日烤裂一般，偶尔一场小雨，地面不等湿漉，那点雨水转眼就蒸腾掉了，又露出了白花花的石头。倘若一下大雨就会形成山洪，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常常被一场大雨冲得无影无踪。朱彦夫至今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给他讲起他出生时的情景。

“我是伴着一场大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场大雨断断续续下了三天，就在他出生的前一天晚上，突然暴雨倾泻而下，接着就是震耳的轰鸣声，这不是风声也不是雷声，而是山洪奔腾的巨响。

“这下可完了，种的那点花生、地瓜，怕是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就在父亲为一家生计发愁时，躺在床上的老婆也痛苦地叫起来，让她痛苦的还不是这冲走庄稼的洪水，她在迎接一个生命的降生。

一声啼哭，伴着外面的一道闪电，在这个石屋子里显得格外洪亮，一个小男孩来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几十年广为人知的朱彦夫。他的降生，让父亲忧愁的眉头更加紧缩了。父亲擦了擦被雨水打湿的头发，拉着老婆的手，看了一眼面前这个小家伙，脸上掠过一丝喜悦，紧接着竟抽泣起来。

“孩子，你真是苦命啊，你不该这个时候来，爹娘没啥给你吃。”又是一声雷响，紧接着吹过一阵风，石屋子上的茅草掀起了一个角，露天了，雨水嗖嗖打在炕上，母亲顾不上刚才的疼痛，一骨碌翻身坐起来，背对着漏雨的屋角趴了下去，把这个刚刚来到人间的生命严严实实裹在了怀里。

天亮了，雨停了。到处冲刷得干干净净，山沟里碗口粗的大树都被冲走了，用石头垒起、红土填平的一块块巴掌大的小梯田，只剩一堆凌乱的石块，连点土渣都不剩，更不用说种在里面的花生了。

没了庄稼，一下子断了全村人生存希望。朱家更是揭不开锅，好心的邻居送来了一瓢地瓜面，朱彦夫的父亲每天早晨捏上一把，做两碗稀粥，坐月子的老婆每天就是指望这两碗稀粥。由于缺乏营养，母亲干瘪的乳房挤不出一滴乳汁给朱彦夫。

看着嗷嗷待哺的幼子，一家人不能这样饿死。朱彦夫的父亲含着泪看了一眼炕上的娘俩，一咬牙迈出了那间石头屋子。

“我至今都在想象看着父亲走出时母亲的眼神，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我父亲能带回点吃的，别眼睁睁饿死眼前这个小生命。”讲起苦难的童年，想起苦命的爹娘，朱彦夫还时常落泪。

父亲外出打工，朱彦夫八岁的姐姐艳花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每天早晨天还不亮，她就挎上小篮子，挨村乞讨，养活多病体弱的娘和弟弟。山路崎岖，她稚嫩脚板经常被扎得鲜血淋漓。每次回家，母亲看到女儿脚，心疼得掉泪。娘对她说：“别出去要了，就在近处挖点野菜吧。”懂事的艳花每次都安慰娘说：“没事，俺脚不疼，都磨出茧子了，你光吃野菜，哪有奶水喂弟弟啊。”

寒来暑往，没过几个月，冬天来了，野菜也没处挖了。冬天，对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比夏天要难过得多。朱彦夫的母亲用一件破夹袄把他紧紧抱在怀里，又找来一些碎布条，把女儿脚缠起来当鞋穿。娘仨一起外出讨饭。

要来的有时是一块地瓜干，有时是一团菜窝窝。有一次要了四指长的一块地瓜干，母亲把它撕成两条，稍软一点的那块塞到女儿嘴里，硬得难嚼的那块填到自己嘴里，一点点嚼碎，和着唾液，形成一个小团团，再把这个小团团含在嘴唇上，轻轻塞到怀里的孩子嘴里。尽管自己的嘴里只剩下地瓜的香味，但看着孩子的小嘴在蠕动着吞咽带着自己体温的小团团，母亲心里还是喜滋滋的。她忘记了自己的饥饿。

有一次运气不错，要来半块窝头。看着眼前两个孩子，母亲又犯难了，她几次掰下一小角，想给女儿，但几次又缩回了手。艳花很懂事，她看出了母亲的心意，就说：“娘，这块窝头我不吃，留着给弟弟吧。”看着瘦弱的女儿，又看一眼怀里的儿子，母亲一把把女儿也拉到怀里，“好孩子，娘对不起你，让你跟着受罪。”

为了能多要一点，朱彦夫的母亲和姐姐分成两路。在离村八里远的刘庄，姐姐讨来半块地瓜，那是刚刚煮熟的半块地瓜，还带着温度。姐姐双手捧着，央求娘快点吃下去。母亲接过地瓜，看着女儿冻得青紫的

脸蛋和皴裂的小手，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孩子，趁热吃了吧，娘不饿。”

“还是娘吃了吧，娘吃了，弟弟才能不饿。”

“好孩子，听娘的话，你吃饱了，才能给娘要饭。”

怀里的孩子一声啼哭，打断了母女俩的推让。母亲把那块地瓜掰成两段，看着女儿吃下半块后，才含着泪把另一半填进嘴里，嚼细了再喂给儿子。

冬天天短，但对穷苦人家却格外漫长。从早晨出来，苦挨上一天，挨家挨户央求，还是填不饱肚子。每晚回到家，睡在冰凉的炕上，母亲的心啊，就像猫爪一样。没有棉被、棉褥，母亲就用草铺在炕上，每天夜里都是仰面睡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只有五六个月儿子睡在自己的怀里，她用自己的身体给孩子取暖。

婴儿尿床是常有的事。母亲累得实在支撑不住就睡着了，突然觉得一阵温暖，儿子又尿了，接着就是长久的冰凉，直到天亮。母亲的腿都冻紫了，皴裂了，两个孩子夜里都紧紧靠着她。

好不容易熬到过年。这是朱彦夫人生的第一个春节，屋外没有鞭炮声，屋内没有水饺的香味，但总算还是有了些温暖，因为打工的父亲回来了。

那是年三十下午，天都要擦黑了，父亲迈着大步，一低头，进了那间低矮的石屋子。放下肩上的布包，一把抱起半年没见的儿子。这个没被生活压倒的汉子，久久说不出一句话。他心里是高兴的，娘仨都在。他在外做工，几次梦见儿子那让他撕心裂肺的哭声，醒来他想，儿子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

放下儿子，他从布包里拿出几斤地瓜面，还有两捧花生，一块冻得

梆硬的豆腐。布包的最底下，是几块破旧的麻袋片子。他知道，家里没有被褥，更没有孩子的棉衣，给大户人家打工时，就要了人家的这几块麻袋片子。

坐在炕头上的老婆，看见那几块麻袋片子，眼里突然有了光泽，她最清楚丈夫把这拿回家的用意。就在那昏黄如豆的油灯下，这个除夕夜里，她用麻袋片缝了一个棉袄套，里面塞上茅草，小家伙的第一个春节终于有了一件“新衣”。

都说除夕夜不喝粥，但除了做粥，还能做什么呢？“不管那么多了，穷了哪有那么多讲究？”朱彦夫的父亲做了一锅粥，狠狠心抓上了两把地瓜面，舀在碗里总算照不出人影了。又炖上半斤豆腐，等快天亮时，放在碗里，端到灶台后面供奉老天爷。

艳花瞪着眼睛，闻着香喷喷的豆腐，“娘，那豆腐啥时候能吃？”躺在炕上的娘说：“好孩子，别大声说话。老天爷保佑咱有个好年景。”

一人一碗粥，围着一锅豆腐，听着远处不时传来的鞭炮声，这个春节就这么过了。

人勤春来早。没等正月十五，朱彦夫的父亲就到山坡上去了，去年一场洪水庄稼绝收，今年要早动手垒堰造田。

日子就这样艰难地过着。花开花谢，春去春回，转眼朱彦夫三岁了。就在他两岁时，他的一个弟弟出生了，可还没满月，就饿死在娘的怀里。父亲号啕大哭，把弟弟幼小的身躯埋在一片小松林里。这片小松林里还埋着朱彦夫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没能熬得过风霜雨雪。朱彦夫的母亲生下的七个孩子中，只有艳花、朱彦夫和他的弟弟彦坤顽强地活了下来。一家五口人相依为命。父亲除了耕种着三亩多山岭薄地外，依旧去南乡打工。娘在家照看弟弟彦坤，姐姐和他天天上山挖野菜，去

邻村讨饭。朱彦夫从此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每一处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几乎都留下了他年幼的足迹。

1942年的春风翻过层层深山，早早地吹进了张家泉村，土崖上生长着的几株迎春花，用力地抖抖枝条上的积雪，顽强地把身子再伸长一点，在谁也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吐出一串串嫩黄的花蕾，在乍暖还寒的风中傲视着尚未苏醒的大地。

这一年，朱彦夫刚刚九岁，渐渐长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年。个头虽然不高，可有的是力气，已能帮助父亲干一些简单的农活了。

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土匪、鬼子、伪军四处为非作歹。那时大土匪刘黑七就常常窜来周围村庄烧杀掳掠。朱彦夫曾听他父亲说，刘黑七领着土匪一路杀到张家泉村西二十里地的张家旁峪村，一夜杀了一百多口人。刘黑七原名叫刘桂堂，从1918年起拉起了土匪队伍，无恶不作，祸害乡里，许多村庄的人被他杀光。1943年11月，八路军鲁南部队一举将刘黑七剿灭，乡亲们拍手称快，并抬着刘黑七的尸首游行。费县一位老人拿刀从刘黑七腿上割下一块肉，非要尝尝这个害人精还有没有人味。

日本鬼子的部队是1938年底越过鲁山进入沂源县的。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带领省府机关驻扎在鲁村，听到鬼子进驻沂源，吓得慌忙迁到了离张家泉四十里地的东里店。1939年6月7日，鬼子出动飞机，疯狂轰炸了东里店。一时间省政府驻地火海滚滚、尸横遍野，沈鸿烈仓皇逃到临朐县。三天后，鬼子在东里店建起了炮楼，设立了据点，频频扫荡周围村庄，百姓吃尽了苦头。

国民党的部队除了吴化文新四师以外，还有秦启荣的第五纵队，还有五十一军。他们不但不抗日，反而处处和八路军作对，制造摩擦，屠

杀抗日队伍。乡亲们渐渐都看明白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穷人的队伍。老百姓不顾鬼子兵和国民党的层层堵查，偷偷给八路军送信、送饭，掩护伤员。

虽然只有九岁，可朱彦夫早就听说八路军了，打鬼子，个个像天兵天将，会飞檐走壁，手里的枪百发百中。八路军对老百姓最好，走到哪里，就帮哪里的老百姓干活。他还听说，离这八十里地的黄庄有的是八路军，他早就想见见八路军了。

朱彦夫的父亲叫朱青祥，朱家祖辈一直住在蒙阴县，因贫寒而迁到了沂源。朱彦夫的母亲叫郑学英，也是蒙阴县人，有一年讨饭讨到村里，朱彦夫的爷爷可怜她孤苦一人，就收留了她，后来嫁给了朱彦夫的父亲。朱青祥一辈子正直刚毅，不畏艰难，疾恶如仇。乡亲们谁家有灾有难，他总是倾其所有给予帮助，在村里很有人缘。

朱青祥常年在外打短工，早就接触了八路军和共产党。由于他忠诚谨慎，助人为乐，八路军的部队很信任他，曾安排侦察员住进他家，利用朱家作掩护，四处侦探敌情。

一天晚上，朱青祥和那位侦察员又悄悄出去了，到了早上，俩人谁也没回来。一连几天过去了，俩人还是不见踪影。朱彦夫的母亲有些着急了，就叫他出去找找。朱彦夫挎上篮子，一溜烟就蹿上了村东的山路。远处有一伙人，影影绰绰看不清。再往前走了一会儿，他猛然发现人群中有高头大马正晃晃悠悠走过来。不好！是鬼子来了！鬼子常来周围村庄扫荡，都是骑着大马，举着明晃晃的刺刀。他不及细想，赶紧猫着身子跑回了村里。娘见朱彦夫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忙问是怎么回事。朱彦夫喘着粗气，半天才说清楚是鬼子来扫荡了。朱彦夫和母亲刚把侦察员的茶缸、皮带、衣物等藏进屋后的树林里，鬼子就进村了，直奔朱家

的院子！

朱彦夫心里一惊，莫非是爹和侦察员的事让他们知道了？朱彦夫担心娘有不测，又从树林里跑了出来。这时，鬼子已进了院子。

朱彦夫一眼就看见鬼子身后的几个汉奸抬着一个人。鬼子一挥手，几个汉奸向前紧走几步，“扑通”一声把人扔在了朱彦夫和他母亲眼前。

“啊！爹！”朱彦夫只见爹血头血脸，身上褂子早就撕成条了，裤子也只有半截，赤着脚，血顺着腿一直流到脚上，黑乎乎的，早就干结了。胸膛上一片一片的血渍，也都干结成黑乎乎的颜色。

朱彦夫的母亲脸都吓白了，她扑到丈夫的尸体上大哭起来。朱彦夫的脑子像炸开一般，那黑乎乎的血渍片片在他眼前旋转起来。

“爹死了？爹死了？爹叫鬼子杀了？这怎么可能？这是怎么一回事？爹让鬼子发现了？”朱彦夫感到天旋地转，“扑通”一声趴在娘身上。这时几个汉奸走过来，一把扯起了朱彦夫的母亲，连拖带拽扔在了鬼子的脚下。从马上跳下来的那个鬼子对旁边的汉奸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那汉奸走上前，朝着朱彦夫的母亲的头凶狠地踢了一脚，然后又一把她扯起来，恶狠狠地问道：“他就是你男人？他敢领八路去侦察皇军的据点，就该杀！快说！八路是不是住在你家？还有什么东西在你家？快说！小孩，你也过来！”

“他是俺亲戚，他爹领他出去打工，俺啥也不知道。”朱彦夫的母亲挣开汉奸的手，抹了一把头上淌下来的血，把朱彦夫拉到身后，眼睛里没有了悲伤和恐惧，平静地回答道。

“八格！”为首的鬼子大吼一声，一下抽出指挥刀，架在朱彦夫母亲的脖子上。悲伤和愤怒涌上了朱彦夫的心头，九岁的他，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勇气，一下挣开娘的手，一步跨到娘的前面，挡住了娘，涨红的

双眼狠狠地盯着跟前这个狰狞的面孔。鬼子“嗖”的一下抽回刀，又高高地举了起来，“唰”的一声劈了下来，朱彦夫觉得右肩膀一阵钻心剧痛，一下就瘫倒在娘的脚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朱彦夫醒来的时候，见自己还躺在院子里，娘正坐在他身旁大哭。朱彦夫一扭头，肩膀上一阵剧痛，眼前的情景让他震惊。鬼子把房子点着了，干透了的茅草顺风向“呼呼”地燃烧着，东边的小屋已烧完了，只剩下残垣断壁。

“娘，快救火！”朱彦夫边喊着，一侧身想爬起来，可撕心的疼痛一下又使他晕了过去。

当朱彦夫第二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炕上，姐姐坐在旁边。

“这是咱张婶子家，咱家的房子让鬼子烧了，张婶说要找几人帮咱再盖一间！你肩膀还疼吗？咱娘给你捂上灰，都包起来了。”

“咱爹呢？”朱彦夫咬着牙，朝上起了起身子。

“咱爹死了。”朱彦夫的姐姐艳花没忍住，眼泪涌了出来。

朱彦夫的右肩膀被鬼子砍去了巴掌大的一片肉，骨头碴子白森森地露在外头。母亲用草烧成的灰捂在上面，用破布条子缠了起来。天渐渐热了，伤口化脓，母亲用剪子剪开皮肉，挤干净了脓血后，又抹上灰，再包起来。九岁的孩子，哪能承受这种创伤！

有好几天不见姐姐了，朱彦夫就问娘，“姐姐上哪了？要饭去了？”

“你姐姐，她……”母亲吞吞吐吐。

“我姐姐怎么了？娘你快说呀！”朱彦夫忍着痛，一骨碌爬了起来。

“你姐姐，苦命的孩……子……哟……”母亲像是被戳着了痛处，拉长了音，两手揉搓着头发，放声大哭起来。

原来，朱彦夫的父亲牺牲后，家里一下子塌了天。朱彦夫的弟弟又